





原件短缺

卷1 一卷23

伯夷列傳第一

古史二十四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
 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之蓋
 西伯受命稱王紂雖無道置而不伐者九年及文王崩武
 王終三年之喪帥諸侯之兵觀政于商而還居二年紂曰
 長惡不悛遂舉兵伐之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
 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史記周本紀九
 武王即位九年

年上祭于畢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
 遂伐紂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未葬及
 于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不
 可據故一取尚書為信

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

古史列傳第一

頁

死孔子稱之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衛出公與父莊公爭國冉有疑之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由此言之伯夷叔齊之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于喪亡不以舊惡為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讓國言之也孔子稱古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夫伯夷叔齊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義之所在無以生為也故志不降身不辱自柳惠

惠以下皆全生者也故志降身辱獨其言行不汙耳至於虞仲夷逸雖隱居不屈而佯狂放言身繫而言蕩蓋未有若伯夷者故凡言伯夷之不辱以去周言言之也

蘇子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入文武之士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

義不以無道廢也

伯夷列傳第一

管晏列傳第二

古史二十五

管夷吾仲者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
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
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齊侯公子糾
死管仲囚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
允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始吾困時嘗與
鮑叔賈分財利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
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
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
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

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
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
知人也管仲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故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
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俗之所欲因
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刑
賞必當不以其私故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
言其於諸侯抑強暴扶寡弱來之以禮服之以義不以力
勝不求苟得是以諸侯順服無與爭者狄滅邢衛言於桓
公桓諸侯救而封之審母之會復言於公修禮於諸侯諸

侯言受方物鄭子華將以鄭爲內臣却而不受於是鄭伯
從之乞盟此其所以霸也管仲封於小穀魯莊公德之爲
築其城嘗聘於周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有天子
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事何辱命焉卒受下卿
之禮而還然管仲家富侈擬於公室塞門反坫二歸官事
不攝而桓公亦上僭王室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終以此敗
故孔子譏其不知禮管仲既沒齊國曰其遺業常強於諸
侯至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子之心既而益增之其廢情
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
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於是有不
些言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

奪報之尚何以霸哉管仲之後於齊無聞有管修者事楚

為賢大夫白公之亂死焉史記稱管仲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相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

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相公與具北伐山戎管仲因而

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相公以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

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今考之此一說皆非也相公二十年

九年會諸侯于陽穀為鄭謀楚是戰有蕩舟之事故明年

伐楚因遂侵蔡蔡在楚之北故春秋先書侵蔡其實本為

伐楚動也山戎病燕故桓公為燕伐之非不義也亦何待

令燕修召公之政而後可哉如曹沫之事蓋出於戰國之

雜說公羊不推本末而信之太史公又以為然今刺客傳

論之備矣皆不可信故不取也

蘇子曰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于

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

知也然子路以為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

為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為其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

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

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

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

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

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夫子路自其誠

身而為之矣而其功未足以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

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為而九合

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

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

孟子之所以不予也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父曰晏栢子栢子卒嬰鹿衰斬草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非之曰此非大夫之禮也嬰曰惟卿爲大夫不自直也晏子蓋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莊公之納欒盈晏子諫不從莊公卒以是死方其難作崔杼閉門齊人莫敢至者晏子獨立於其門其人曰死乎曰獨言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以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

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戶股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不敢曰此民之望也於是崔杼慶封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予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子有如上帝乃歎崔慶旣滅欒高方執齊柄以邶毀之邑六十子晏子晏子辭弗受吳季札聘於齊見晏子說之告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是時陳氏陰收齊民季子與晏子知之晏子嘗以事適晉晉叔向問齊故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其後陳栢子卒滅欒高專齊之政子孫代有齊國晏子雖以行義顯齊然不得

任其國政蓋從容風議時有所臣救焉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爲更之晏子曰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焉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識之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愀然爲之省刑及其適晉公遂更其室還使宅人反之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擇鄰矣其可違乎公不得已從之公有疾梁丘據言於公請誅祝史公以問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天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上

下無怨動無爲事其祝史薦信而無愧心鬼神用耳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頹邪上下怨疾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今山林之木虞衡守之澤之雀蒲舟較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之鄙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執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之病苦夫婦皆誑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

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薄斂而疾有間遂田于沛晏子侍于造臺梁丘據在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和如和羹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減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不可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澆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齊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其後復從容爲公言陳氏將代齊公信之而不能其言之不回類如此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解左駮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謝之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屈於不

知已而信於知已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於是晏子延入爲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闕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它日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死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圍奔魯

蘇子曰管子以相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却戎狄亦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居於群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游東都以爲無害至於宋璟亦繫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管晏列傳第二

柳下惠列傳第三

古史二十六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爲士師三黜不去人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
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齊
侯未入竟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
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怨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
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

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相之功我弊邑用不敢保聚曰
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
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異哉臧孫之爲政也夫聖王之
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不知
而祀之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
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周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
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害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溫臧文
仲聞之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爲三策故孔子曰臧文仲其不
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

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又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
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及孔子叙古之逸民謂伯夷叔齊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
行中慮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因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澆焉柳下惠不羞汙君
不辭小官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安能澆
我哉夫二子之行不至於此而其風之所及則有至是者與
蓋孔子稱作者七人其三人伯夷叔齊柳下惠皆見於言
其四人朱張少連夷逸皆不見虞仲或曰太伯之弟所謂

雍雍者也蓋始斷髮文身以治句吳儻或是歟

蘇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冰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雖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爲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爲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墻耳非以爲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而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

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維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皆不以爲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柳下惠列傳第三

曹子臧吳季札列傳第四

古史二十七

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也名欣時宣公之十九年會諸侯伐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欣時逆公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諸侯將討之宣公既葬子臧欲亡去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子臧反而置其邑負芻之二年諸侯來討執而歸之京師將以子臧見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明年曹人告于魯請歸負芻而反欣時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置其邑與卿而不出孔子善之故於負芻之歸也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春秋諸侯失地必名於其反也書

曰自其歸于其曹伯不名而書曰歸自京歸言無與爭國者也其後二十年而吳季子稱子臧之義讓其兄諸樊吳季札者吳子壽夢之幼子也兄弟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父欲立之季札讓不可則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復欲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十三年卒有命立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子餘祭四年卒夷昧末立使季子聘于上國至魯說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

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在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
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
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
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叙盛德之所同也見
舞象箚南箚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
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
修之見舞韶箚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後以加於此矣觀上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
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栢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
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作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
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
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

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
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季子之初使
過徐徐君好其實劍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爲使上國未
獻也及還至徐徐君已死遂解劍懸之徐君冢樹而去從
者曰徐君死矣尚誰予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
吾心哉夷昧十七年卒吳人將以先君之命立季子季子
逃去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以僚之立也不
順陰養死士欲以爲亂僚立十二年將因楚平王之喪伐
楚復使季子出聘以觀諸侯季子至齊而長子死葬於聲
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吊而

觀焉坎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塗坎其高
可隱左袒右旋而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竟氣無不之
也己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及季子
歸則光已弑僚矣季子復命哭慕復位而待曰苟先君無廢
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也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古之道也季子
後事闔廬夫差年九十餘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之季
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我請退以
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後十二年而吳亡季子蓋已沒矣
蘇子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貴雖齊相晉文
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

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子高一子之義欲考其行
事而子臧反國而致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
其掛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贏博不以恩累其志引
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
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曹子臧吳季子札列傳第四

晉范文子列傳第五

古史二十八

晉范氏陶唐氏之後也陶唐在周為杜氏宣王誅杜伯其
子隰叔入晉范氏之祖也隰叔之子曰士蔦為事晉獻公為
司空蔦之子曰會逮事文公為戎右事景公為上卿秉國
政晉國之盜逃歸于秦所謂范武子也武子生文子文子名
彘卻獻子克有憾於齊武子請老以避之文子始佐下軍有
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能對文子知之歸以告武子武子怒
曰爾以童子掩人於朝吾死亡無日矣擊之杖折其委筭
已而從卻獻子伐齊勝之歸而後入武子曰何後也對曰
師以喜歸恐人屬耳目於我也武子乃喜曰吾免矣景公
之季年欒武子為政以文子及知莊子韓獻子為謀主師

不妄出出輒有功欒武子所以能保晉國者三人力也及厲公即位二郤驕侈而公多外寵六年將與楚爭鄭文子畏其成功也言於公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矣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及河聞楚帥將至文子欲還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又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齊狄秦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中患之文子之子句逆曰若塞井夷竈陳於軍

中而䟽行首何患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惠子何知焉遂戰晉人勝楚而歸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厲公卒不悟文子歸而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死氏福也遂自殺公果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先去三卻將殺欒書中行偃而不忍書偃懼遂弒公及其外嬖而立悼公文子之子曰宣子句爲晉執政傳子鞅及孫吉射而敗爲趙氏所滅

蘇子曰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

子以死易亂而樂武子耻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
愚知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
者稱范武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
是以遺文子與

晉范文子列傳第五

